



水齋文集卷三

繡水懷應聘莘旱著

堦郁珍簧嗣徽較

莊拱昌東曙

新建文昌閣碑記

出迎薰門數十武面長水而宮者為梓潼廟昔年項氏選地之最靈者構閣以奉文昌之神而土人遂以梓潼名厥滙由來舊矣余居密邇于廟若東西舍焉勝國時不數數過間一過則見殘僧三四衣綻衣



草屨啞焉旅聚而司佛火若不見有文昌焉者噫
神佛之凭依以人心爲有無人心懈神其去之矣後
之罹兵而劫于火也固宜鼎革之初有西江僧掛錫
茲土稍稍知文葺葺而寮與其徒能言正法住世事
里之善信隨屬相餉以金中而堂之供古佛如來今
又後而樓之供三元暨藥師總以全佛氏之象設也
于梓潼廟號觚不觚廢之盡矣綽如陳子向固有施
于廟者奮焉欲復其故而挈余爲助余力不逮綽如
綽如捐帑余募施捐則逸而募則勞然我兩人誓願

同彼此相度所見同殫思竭慮以期構之必成始終
奮勇無不同旣皆同矣勞逸焉何有爰自鳩工于辛
未之春二月落成于夏六月登帝象于秋八月其規
式則緣綽如善遊軒三楹而互一閣得之洞庭席氏
不改攝提飛霞宛臨飛霞者前時道君額以旣苟洙
父子立殿崇奉之故事也今余與綽如之修廢與洙
父子略同是役也則天象協地宜興人文于制合矣
而道君又賜夢通隱自題大文于文不可無說蓋自
高卑定位萬象森羅無一物而不有乎文也天文星

雲地文山山水放之泱泱收之寸心目遇成色耳遇成聲其不覩色不聞聲者有物間之也挾大雷之草以憑欄本追松之韻以聽雀其人庶幾近之或未純乎道也純乎道則于道君之道必有得矣勒石以俟

都門放生池記

懷應聘

放生之說儒書未有言之者想佛氏慈悲四生勸世之信因果求福田者爲之也雖然易言之矣天地之大德曰生書言之矣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又曰暨鳥獸魚鱉咸若然則生生者聖人之心而卽天地之德乎歷古以來惟唐肅宗克復兩京之後命天下州縣臨江帶郭等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於昇州江寧秦淮河凡八十一所顏魯公爲序文碑銘而御書題天下放生池匾額以宣德意而廣慈愛自後

未有聞者夫飛走蠕動各愛其生而世人獨加意於水族者蓋以凡物皆蠢而水族獨靈故能變化以自神神龜出洛龍馬浮河發天地之文章洩理數之玄秘者皆水族也至於蛟螭鼉鼉亦能興雲霧致水澤以潤枯槁而及萬類卽其成精物而變怪百出以爲害於天下亦惟水族爲最大然此皆氣運使然豈放生初意逆計其至此哉歲乙未余至都門過訪吾鄉徹機師備道放生池始末知金曹村胡山陰兩相國首倡此緣池在城外東南隅廣盈數畝築隄通泉不能度其淺深江浙之人買魚而捨者日凡幾輩長安諸貴人共發菩提心因爲放生會凡與會者各出錢若干買魚若大若小自盈尺以至數尺皆縱之池中召浮屠以西方梵語度之其新所放者與向所畜者或泳或游或跳或躍或沉或浮或怡然不動或自相驚逝其類不一色有赤如火者有黃如金者有白如銀者有黑如漆者有青碧色者有斑然雜點者皆欣然自得所謂魚相忘於江河也莊惠濠梁之樂其在是乎凡物之死可哀而生可樂余樂其生機之無窮

也乃搦翰而爲之記

遊西山記

懷應聘

西山於天下名山爲最勝余少時讀王辰玉遊西山記謂西山景物與西湖相彷彿心嚮慕久之乙未秋余滯迹都門吳梅村先生招飲爲余言燕京諸刹西山爲最從長松巨栢中極望金壁輝煌樓觀高聳土木壯麗甲天下緇流雲集鐘鼓香燈之盛士女絡繹登覽瞻禮日無虛晷真宇內一大觀余聞喜甚訂友偕往忽有戒心遂止癸卯春余北上赴試日夕遙望西山一帶蒼莽鬱葱輿勃勃輒欲御風而往孟夏朔

日假友人騎同放生池僧蓮生遊西山出阜城門時
天氣久晴風塵蔽空少息道左僧舍復策騎從亂山
中馳二十里至承恩寺寺門高敞殿宇巍煥因山作
壘墻若堅城登樓一望諸山盡在目前矣寺僧言萬
曆御駕曾幸此山向存龍座等物鼎革後乃滅迹是
晚卽宿寺東精舍月光皎潔樹影參差與蓮生談佛
事頗有會心次早走十餘里馬足依山高下路甚崎
嶇暫憇圓炤菴又行五六里始達戒壇殿前有二松
古勁夭矯不知何代神物俯視石級中寸寸坳稍上

見浮圖如醉樓臺半圯莊嚴之佛相雄猛之戒神倒
置地上僧衆俱星散唐宋以來千年古蹟無一存者
太息而出行里許渡渾河木橋投一村肆索茶隨登
石景山見渾河之水從塞外來濁流一線旋繞舊京
朝宗於海噫亦奇矣復上山腰石壁植古栢一株根
無寸土高秀凌空石上有靈根古栢四字蓋御題也
留連久之遂下山從大路中覓支徑歸薄暮抵寺倦
極不復成寐晨起隨山而行經過小菴院數十俱以
亂石塞其戶至碧雲寺循級而上孤巒縹緲篁木陰

森漸入清涼境矣殿亦高濶樓復壯麗繪畫鏤刻之事華燦奪目有池半畝側有石橋一泓清水朱魚游泳下樓坐泉亭觀泉水聲潺湲上與風聲鳥語相應真山水化工也聞此寺建於元耶阿利吉至正德天啓間兩次修飾雄殿傑閣震悚觀聽至今日佛堂寂寂徒衆寥寥索飲厨下無復見僧矣可爲長嘆午餘至香山上茂林下有流泉高閣深院規模甚備而苔痕草徑殊甚荒蕪入無量殿登千佛閣少憩於來青軒御書三字靈光巋然浩劫不壞隨詣洪光寺夾

道皆植栢路徑紆迴層折而進作十八盤得瞻圓殿有千佛繞毘盧之飾布地皆金宣德時高麗國王李禔遣鄭同入侍後賜歸國營建此寺所費金錢無算真大梵之洞天福地也望玉皇閣入玉華寺僧寮荒陋不能跣足返宿于來青軒是晚開窻一望綠槐交蔭月色當空大爲爽目更餘就枕頗適意詰朝抵臥佛寺庭植杪欂樹菁葱可愛傳自西域移種前後殿庭鎖閉寂無一僧惟見大銅佛一尊臥草叢中又行數里過景陵遙望黃屋不敢入至玉泉如亭如洞四

山皆光不留寸木徘徊一覽不勝忝離之感過此至
功德寺嵐峯杳幻古木聳秀日影穿林風景蕭然自
此以外無足游覽者策騎言旋復入萬壽寺觀永樂
時所鑄大鐘閱華嚴金剛二經手筆端楷梓刻精工
亦諸山所無比進城日已落山矣天下名山青徐得
其平秦蜀得其奇吳越得其秀博覽者足履其境筆
寫其勝心識其盛大抵得之天巧獨西山諸景盡屬
人工如壘石爲臺如鑿山爲洞如削峯爲平土如剗
岸爲深池土事必飾木工必雕當時承平日久物力
浩裕毋后歲有賜予大璫貴戚月有增修故雄偉絕
麗爲名山之最勝昔年氣象具見於此自圈地之後
緝流希少佛教凌替人天憔悴龍象悲泣盛極而衰
數所宜然梅村先生所言蓋皆盛世風景余固不及
見之而亦不必盡見也勝遊不常轉盼成往感慨係
之矣人客不知耶又山坳往往龍螭聞人聲觸其怒
必震起予相顧乍舌罕就寢明旦問入山之徑自老

此以外無足游覽者第賦言旋復入萬壽寺觀石
心英鑄大鐘閱華嚴金剛二經手筆端楷存刻精工
具之而亦不必盡見也觀蓋不常轉領也出觀則
樓瓦宜然蘇林式主酒言蓋皆益世風景余固不文
辭盡命少壯逢交晉人天謝斜瞻象悲立盪淋而衰
飄盪各山之景想昔平康象具良然此自國賦之
哉蘇世司熾休顯行大嘗貴知良齊世妙妙華謝蘇

遊房山記

懷應聘

乙未秋余自都門出從盧溝橋西折之房山縣日尙
早往來千百成羣觀聽誼雜忽入幽僻則蕭然形影
相吊也夜始抵城半爲山根月色皎潔如水鋪地上
人家皆閉門急投旅舍主人曰來何遲城中夜深有
虎食人客不知耶又山坳往往龍蟄聞人聲觸其怒
必震起予相顧咋舌卽就寢明旦問入山之徑有老
叟願爲向導出城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瓦井曰天
光曰孤山口俱與山勢爲升降居人皆結茅屋蓋以

石皮冰溜掛簷間如垂指過此則崇山如環幽溪如帶中有一菴爲諸峯所覆似狡狴之蹲伏也予結束以入亂山巉岩兩壁相距中開一線鳥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卽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容半跬高數百磴左右兩鐵絙長百尺山巔下垂陟者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蓋左迫無極之崖而右臨不測之淵矣梯盡處可一里至山門入門始見諸菴縱橫稠疊處于懸崖峭壁蒙茸之內如鳥巢然所謂禪棲也獨上方寺正中如負屨以居躡千百磴始可到傍有兩澗流下但聞水聲而不見水其上有冰封之耳又東折而往則連崑層陰堆雪未融獨有古栢青青龍蟠虬舞出堆雪之上其崑軒揭如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燕壘崑下有泉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禪師叱之避盡挈其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留泉僅滿斗今卽名斗泉山也山下行五里入洞如一城僧家依洞爲窟客至煮茗以葫蘆繫腰至洞裏取水曳之出入縛枯藤爲炬鱗次而進至三洞傍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圓光如珠于是取水焉大抵中以一曲爲一洞至

十三洞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剝爲琉璃
踰寸明徹其境之最著者曰蓮華山片片如青蓮瓣
曰龍虎宛肖龍虎形曰長眉祖師兀坐岩畔眉修然
而垂曰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墀層層筆立
曰石鐘鼓叩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
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難
盡曰雪山焱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
有重樓以雪爲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朵曰仙人橋跨
清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修短欹正各狀貌曰接引
幡從頂倒懸縹渺若拂此非歷九洞入井之危不能
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迥若隔世驚喜異常明日
下山復從孤山口支徑之小西天小西天者卽石經
寺也寺在絕頂天然成洞洞藏石經故云其東西峪
俱有寺兩寺若張翼然由寺至頂因山爲徑上之爲
洞者四東爲小洞者一西折而上又爲洞者一再西
爲大洞者一卽石經堂也形方如矩平視如幔頂中
奉金身如來修丈餘跣而端立足踏石板玉匣金甌
貯舍利三顆洞之底復有二洞不可測識總之七洞

皆藏石經也石經板約方三四尺層累相承以洞口窺之有煖氣襲人但石扉封固不可開開則有風雷之變攷碑記自北齊至隋有沙門靜琬發願刻十二部經藏之此山後其徒續成之歷唐宋遼金功始成其半在石洞半在西峪之寺塙噫真希有之境哉

遊趵突泉記

懷應聘

趵突泉者在山東濟南郊外爲天下奇觀其遊而見之者無不咄咄稱異余心向往久矣而未得親觀其勝甲子歲余適齊魯間大中丞徐敬菴招余飲卽偕遊趵突泉泉有三穴中間相去不數十步其水自三穴中湧出各高二三丈怒起躍突如三柱鼎立並勢爭高不肯相下噴珠飛沫又如冰雪錯雜自相鬪擊嗚呼水之勁挺一至此哉夫水柔物也方之則方圓之則圓挹之則盈掬揮之則散落環之則爲池沼決

之則爲川流狎弄撓擾無不如意卽深如長江險如黃河爲人患者莫有加焉然不過因風鼓浪觸石生濤挾魚龍諸怪物以自雄耳假使無風石之險無魚龍諸怪物以助其勢其爲平流直瀉者與衆水無異也曾有獨起卓立骨聳髮豎若與山峯競其高下如趵突泉者哉嗚呼世有戴天履地目視日月耳辨音聲手持足行生而命爲人者無不有心有性有情有識其爲浩然之氣更當何如而一遇君國大故濡忍不決生死一迫隨卽披靡逐波順流往而不返曾不若茲泉之介然自立足以厲廉耻而砥節行也豈不哀哉嗚呼同一水耳誰實使之然耶豈潤下之名水不樂居故以至柔之質而發爲至勇之槩以自見其奇耶抑水亦有不平于中而怒氣迸發排空直上勢不可遏如荆卿悲歌漸離擊筑壯士髮衝冠時耶泉之上有呂祖閣亭中題咏屬對後先唱和者不一人余今與敬菴相對不能無感于茲泉矣故記之

遊九華記

懷應聘

江上望九子如出水青蓮在龍嘴反視則盆中花也
過其下如長城列戟凜然生寒又如烏旂之狀隨風
而靡陟其巔則銳者爲筍凹者爲門有作獅虎有作
佛像奇詭百出而皆無所因依江水若浮之也九華
之山有數十重每入一重則溪水絡焉五溪之水出
而滙于一橋橋上與九華相對然正面非華山也華
乃從傍而側出其色與他山別如金屏綺幃之中有
艷姬微露領粧焉倘在朝霞夜月當如何作姿態耳

由此入山經一橋則一嶺而一溪也今人所游止化
城寺耳寺去平地十有里而近之巔尙一日程也化
城閔氏故居僧金地藏卓錫于此後捨宅爲寺文其
說者不僧地藏而佛地藏以來四方進香之人而僧
爲狙僧佛壤爲市翠微犁爲田澗水畜爲溝矣客遊
至此興味漸殊遂有九華可望不可登之說夫客不
登東崑乎東崑平頂而虛腹猶有山意但視華巔則
在雲表也至東崑亦足以面華矣東崑而下是閔園
此一片地尙稱故物隔于溪則上華山旣上山又不
知其隔幾溪也嶺直削無磴躡小石而上遇大石則
緣遇溪則斷而稍下然下不能敵上三之一溪盡而
嶺始有橫者嶺盡則江始橫矣嶺多古松生石隙或
僂或舞江上視之如花鬚也嶺上以天臺峯爲最高
其下有寺更越嶺數里始到僧皆苦行境色清絕夜
中始聞鐘磬梵聲真離一切垢濁而入寂樂國矣次
日經雲峯堂出龍嘴之青陽縣又次日始達江上江
上復望九華也山人曰九華有太白祠云祠在化城
寺地亦差高余意宜在天臺青蓮世不多人寧知九

華非以太白顯哉

遊光福訪梅花記

懷應聘

已丑春余寓虎阜知鄧尉山梅花盛開欲買棹一訪
遂約顧子峩在王子九純訂期偕遊先一夕雨次早
不止日中忽見日卽解維天氣乍雨乍晴衆山忽隱
忽見陰雲開闔月如仰盂是晚泊費家埠舉杯邀月
相與盡酣就寢鷄未鳴雷大震雨如傾注殊可畏也
迨曉雨勢瀰漫二子曰如雨奈何旣至而不能入山
花將殘矣奈何倘入山而雨不歇又何以遍歷其境
耶余曰古有踏雪尋梅者矣我今冒雨看花亦佳話

也少頃山動雲行有霽色遂乘竹輿擔奚囊由董墳
次有西堂取道花深處乃從棘林樊圃轉折而出竟
上馬家山倚石一望如銀海生濤白雲布地獨兩松
矯矯猶龍若張鱗振鬣競作飛騰狀爲之心動神移
因考其處卽宋黃金公墓旁在昔有松大松二叢
之久矣人弗及見此卽俗名松三松四也及登輿直
至鐵山因其石色如鐵故名次茶山又次繡裘山其
石磊落皆生苔衣色如銅綠石縫矮松根盤節錯高
不過四五尺許仰觀而南則湖光波濫可挹可濯山

川映帶真若有三萬六千頃之廣也俯矚而北則雪
色凝空旋飄旋積村落深藏又不知其幾千萬樹之
密也花氣醞釀令人自醉非人世間所有但無亭榭
可以棲遲亦缺事耳次遶銅阬上蟠螭過彈山麓登
七十二峯閣遍爲李西涯書快哉羣松昂立一水交
吞呼吸之間波飈山湧若夫蘆根沙嘴網集漁炊宛
然圖書憑吊久之不覺其閣之危也及從山腰東遶
湖隄不數武雨來矣不及尋覽石壁驚魚澗五雲洞
米堆山柴庄嶺諸勝心甚怏怏道旁幸有一山家門

徑清雅先命輿從進與老嫗言買薪煮茶兼得避雨
二子渴甚各飲二三椀頃刻雨止卽過長旂嶺嶺亦
多松大小不一嶺陰梅花無數縱觀之不減馬家山
茶山之一望也輿人叩余曰此去玄墓不遠將往耶
抑從新菴去耶私村之萬峯道場久不隨喜今陰晴
無定倉卒往還未敢瞻禮徑從新菴一路而歸野梅
雖落官城正佳蹤踪雖離香窟神情宛在玉林矣道
經靈巖卽吳王離宮也廢爲寺其上浮圖曰永祚塔
循磴而上少憩落紅亭則震澤撲面洞庭齊肩再憩
仰笑亭乃細聽松濤略浣塵汗展轉至梳妝臺一望
採香徑則見巨石夾道古木悲風經醉僧石石龜處
漸入山門禪室禮遍諸佛由浣花池進後見二大井
一曰吳王一曰智積大旱不涸又從響屨廊故道尋
至琴臺先有數客踞其巔管絃低唱非絲非竹縹緲
穿雲曲終嫋嫋一時散去豈猶歌舞之遺風歟館娃
故址何限餘哀立盡斜暉鐘聲遠度以薄暮不及到
佛日巖聞是山谷所書吳中勝蹟四字卽在琴臺石
畔高侍郎啓所謂靈巖拔奇挺秀若不肯與衆峯列

尤多奇石爲名人所賞高公豈欺我哉偕二子下山
集于虎丘指香樓新月上弦春風徐來余隨筆作記
二子讀之撫掌稱快以爲玄墓之勝正在不知有寺
也其最妙處盡在此記中矣是夜盡醉一宿而別次
早王子其長過余寓悔不同往乃謂此游當從妙風
東望至姚家河遶至萬峯山四十里梅花相接明年
請過從之余曰諾

遊太湖登洞庭兩山記

懷應聘

太湖巨浸也東西洞庭與區也山在水中目景斯聚
心景斯別從曠處望三吳數百里不能遁形或行幽
僻咫尺成迷固不知此身之處浮矣其地多產果木
梨花西山角村盛菴杏東山盛梅與橙橘兩山俱有
之村落上下隱見無間也間嘗過松陵望湖中七十
二峯神氣爲之飛揚况涉其流而摩其巔者乎庚寅
春仲之姑蘇黃子靜御邀余看梅由胥門渡湖西行
二十五里至木瀆登靈崑山此吳王館娃之地其勝

在望太湖復八里至胥口臺下有伍相祠舟從祠下
過是日天無風湖平如鏡下上遠近洞澈見底自胥
口行四十里始抵東山黃子謂山中梅花未盛開余
問曷知之黃子曰花開則香氣浮水上數里與棹相
拂云隨即傍岸訪許山人登其閣閣甚高敞有露臺
莫釐峯橫之如帶莫釐爲東山最高處與閣相距五
里皆曠然平地地盡卽山初從湖中來左右顧盼皆
水至此則忽與水背登高而望不見若入山已甚深
者境爲一變矣下樓數里入曹塢與莫釐峯相逼時

欲尋梅未暇登梅花爲蓋者十之五欲放未放者十
之三開而成朶者不過一二分其地多重岡小澗古
松修竹曲折十餘里與湖皆不遠而望不見忽有湖
水在林際晶淡射人見之不覺欣暢爲甚歸宿閣上
次日渡西山舟移十五里抵林屋洞山下洞頂多奇
石可踞坐坐臨湖望之如江流蓋左右皆爲山勢所
遶水過山下盈盈如衣帶適包山寺僧來乃引入山
時已暮湖水挾風聲以驅人愈遠愈甚行于重林幽
谷之中風至輒聞暗香度之必梅花也投寺卽就寢

明旦登小樓樓之四面皆山而出寺之前後以此山
內多澗壑有梅樹自開自落山外則若異世其與湖
水相隔又不知幾重矣山左有毛公壇之路梅林界
之余以爲入山深去湖遠而湖水復遠見一痕于山
外乃出山登舟至石公而泊石公者岸傍一石如老
人而偃僂故名呼其名卽應然稍遠則應近反不應
有石壁高廣俱數十仞壁之下有石如露臺可坐而
酌倚壁臨流亭午不見日色于斯爲樂其石爲水所
穿空裂刻削風激之輒成聲石盡則爲土岸岸俱爲

灣灣之名有三以其迤邐寬衍令人盤桓其下而不
厭也曰可盤灣其形如初月且能受月最早也曰明
月灣愈旋愈深其中若別以湖水自爲一區也曰銷
夏灣卽吳王向所從避暑者大抵由石公至銷夏不
能五里以灣而爲十五里灣皆處山之陽梅花盛開
柳正綠櫻亦半吐梅與之亂香氣浮水上而果與
棹相拂也舟過水中山爲厥爲五浮最近落日在五
浮之間抱石爲出沒觀之甚奇過五浮始入銷夏灣
旣入則厥山在水之口而五浮反居西矣是灣正當

縹緲峯下而可盤明月爲之表也夜宿于舟大雷雨
以在灣中無虞明早復霽遂登縹緲峯平地二里皆
梅花上山者五里皆可望梅花及頂但見白色模糊
無際不辨其爲湖水也白雲也而爲梅花也縹緲峯
之尊不特于西山而湖中之七十二峯豈非以東山
馬跡及西山爲三大者耶予望東與莫釐對而莫釐
以東之靈崑諸山不能蔽西北與馬跡對而馬跡以
西之蒼弁北之陽羨諸山不能蔽則其餘可枚舉無
遺矣下山暮復宿舟中越旦自銷夏灣逆風渡東山
之長圻寺從山船行不能直指東山但與水中之三
山相對若欲登三山者須臾過三山始抵長圻梅已
稍落在地薄暮大風雨俄變爲雪曉霽雪卽化余急
從嶺上觀惟點綴松隙併澗道之不受日者而已然
梅花亦藉是大有生色不至委頓如昨日也復汎舟
湖上望西山雪亦漸薄最遠而蒼弁則隱隱玉芙蓉
也數里至河沙尋古梅樹已不復存乃山行十里至
興福寺其梅爲東山最勝香氣親人大爲快心次日
登莫釐峯峯以隋將軍莫釐得名其高讓于縹緲三

水滸文集 卷三 三
之一望吳門諸山則浮屠草木纖悉可辨但望西山
則如西山之望蒼弁晉陵諸山也仍至胥口有光福
諸山梅最盛亦俱可望湖水以梅落遂不登是晚與
黃子別卽返寓以年來第一勝遊遂記之

遊東越記

懷應聘

渡江而適越地則首西興百里至紹興郡又百里至
東關卽山陰道亦曰剡溪也越中之水有三勝其清
徹底其色拖藍一勝也青山當面若窮若不窮二勝
也所至輒有嘉名古蹟三勝也余壬午春內兄張子
孟高偕予入越探禹穴登越王城歷覽舊跡蘭亭鑑
湖不無今昔改移過曹娥廟一讀古碑廟前江水雄
壯與越水頓異觀是宜鍾孝烈焉走嵯縣由溪路卽
王子猷訪戴所經隔溪望東山爲謝安石故居惜無

舟不得到既抵嵎復行半日至新昌剡地謝靈運詩
夕投剡中宿旦登天姥峯則剡直接天台耳新昌城
外陟岡嶺下得一谷中有美沼曲隄高松垂柳其障
此谷者有巖因之鑿爲佛十丈極其莊嚴錢王署寶
相寺由新昌行數十里皆天姥山之麓也天姥自康
樂遊後以入李青蓮夢而奇今詢居人洞天石扇杳
無聞矣過天姥則漸入台其遊天台也自北門入路
中最奇者有石山與鄒嶧類然彼若累而高此若犇
而下乃益增險勢耳流水從石中注無一而不達也
則又嶧所無余以足躡之石忽斷而爲潭潭以上怪
石不計也天將暮乃投萬年寺寺爲晉帛道猷所建
始未及寺時已于嶺上見嶺視東陽奉化諸山浩淼
無際及至寺則八峯環絕不與外通乃遊石梁復以
此出石梁在天台最著跨兩山間長五丈腹廣三丈
春狹而銳不能盈趾泉自其腹下過喧震若雷坑風
益不可支卒難以度去石梁十里而遙無遊徑多涉
潭水已據一大石卽水頭也水三疊下皆數丈入石
洞中洞形圓而外周水必盤旋而後下洞底爲水所

穿若斷若不斷故附會于石梁而有斷橋之稱其實
非橋過此則水勢稍緩循澗至斷橋卽登絕頂頂上
有池在太白堂前以王右軍曾遊遂名墨池至降魔
塢始爲頂塢不能高以頂故其觀日以海者也其天
穹其星辰四垂其首銳者也山頂去天台縣高六十
里今自頂抵縣乃正路稍折而出過寒風關實此山
一上下關其氣候寒煖其有草木無草木其水流可
見不可見其遊人之爲怡悅爲驚駭種種迥別下至
金地嶺塢頭國清二寺與縣益漸近皆釋教極盛之
地復西之赤城赤城不甚高但厥勢矗拔遂負霞標
之望大抵自萬年至國清皆西而東今之赤城則稍
復西由赤城而之桐栢菴源則益西計桐栢與萬年
同方而異級者也復由菴源而至寒巖明巖則爲西
之極桐栢盛于唐有伯夸叔齊像以他山石爲之菴
源之路入必窮日折數十重竟莫知其源其菴花林
金橋潭亦後人擬之未便是二仙門牖也過台郡則
趨黃巖又爲遊鴈宕路鴈宕屬温已在海上然必至
四十九盤始見海中有東西谷而馬鞍嶺爲之界馬

鞍嶺者山脊也自台抵温亦西而之東耳鴈宕乃稍
易位故入者反東而出以西地雖屬温而勢復得爲
台有也然終以東谷爲宕陰宕陰稍在北有散水巖
其水出焉至石門爲潭而內外皆溪也余由東谷入
東谷最勝有二洞靈峯洞者兩峯高聳天合而成洞
外靈嵒洞高與之等但石勢稍散天光入洞中如常
景未若靈峯望青天如一片冰也二洞前後奇峯怪
石羅列森向狀如王宮神府有崇牙交戟以衛重寶
焉西谷峯巒與東谷相抗而境轉幽惜寶冠古塿瑞
鹿飛泉諸處皆不存所存惟大龍湫而已龍湫在谷
中水之下也數千丈巖爲之首而谷爲之尾直若挾
全軍喧呼鼓譟欲突重圍走耳上頂數十里頂乃甚
平爲湖者十里鴈之所居也山以是名余自頂而出
外谷谷外有寺曰能仁曰靈雲皆極幽翳山已易石
而土出四十九盤益傍海傍海則入温温之縣樂清
與永嘉斷于江孟浩然詩有衆山孤嶼之句此江上
景也孤嶼以靈運著靈運復有遊石門詩自永嘉發
舟江行耳夜而不知其入溪也過石門則接石帆宋

之問詩有石帆搖海上句傳爲佳咏計由溫入處江
爲乘潮而溪卽爲遡流處之水出于括蒼括蒼亦有
石梁瀑布諸勝而眞米元章書失之不見乃西走縉
雲縉雲處之藻邑其崑洞潭石俱可取而廬一峯如
天柱有湖水時時下溢是名鼎湖縉雲永康俱不城
而縣蓋攝于華與處之間金華有二洞最奇去蘭谿
不遠余獨未曾遊余之越遊也歷郡縣山川古蹟若
干因爲之記

重建煙雨樓記

懷應聘

禾地皆平原廣野無山林遊賞之所可以寓目而獨
饒於水當郡城之南者有南湖史傳始皇東遊以其
地有天子氣因掘其地爲湖而煙雨一樓建于五代
之錢氏屹然于湖之中央李供奉有云天地者萬物
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明知其爲逆旅過客而
一遇名區勝境必有人焉爲之亭臺樓閣以點染林
泉之色吐納雲霞之氣亦人事所宜然而情興所必
有也煙雨樓曷可少耶乙酉兵焚之後毀廢已盡彫

梁斷絕石徑淒涼祇有寒煙荒草頽垣棄壁令騷人
詞客過其遺墟有憑吊太息而去耳今則廢而復興
吾于茲樓有感焉而烏能不爲之記溯夫南湖之來
也駕湖居其上流而接脈于龍淵實維雙溪之本派
而五湖之支原左闌闈之鱗次煙火萬家右桑拓之
疇民居錯雜南對廣陌平野芊綿画閣朱欄掩映
林除北枕臺隍雉堞參差濠塹環繞其後石梁如虹
飲川亦往往多勢家之池館焉此一湖之勝槩也若
夫中流一阜突兀而起結樓其上名曰煙雨高可十
尋廣盈百步前後左右縱橫皆方樓建八楹窻開四
面窻牖之外又爲通軒周圍可達開窻則遠吞煙光
倚軒則平收雨色綺疏杳悤窮彫鏤之飾鈎心鬪角
極匠石之奇將欲傲井幹之閎壯岳陽之環偉而陋
孤山處士之亭壑矣此其規制之精也樓外多聚石
爲孤峯絕巘石狀皆險怪奇峻或如龍躍或如虎臥
高下起伏與樓爭勢人行山外若隱若現舟泛湖中
如出如沒復臨流布石曰釣鰲磯磯之北爲石砌登
者屈曲而上旁有石欄可凭可坐迴廊環折亭臺軒

六
尺之間而所見殊致遊者忘返此其布置之工
也修竹檀欒茂樹交錯桃李繽紛紅白相間幽蘭芳
杜互生石罅濱湖則晚煙垂柳傍堦則微雨踈桐皆
名植也涯外築堤種蓮其中與鰲磯相望斯又極水
陸之生植矣此其種植之善也方其春和景明則王
孫公子挾妓徵歌大堤遊女踏莎藉草樓船簫鼓聲
振林木登斯樓者攬春陽之明媚挹韶景于無邊野
樹與原草共青日色與波光爭麗欣賞片時如遊蓬
島歡宴終夕似入桃源方夏則燕子新巢漁歌極浦

晚涼起于波間夕陰生于樹裏乘扁舟揚素波登樓
而涼颺來望檻而輕陰至又况松濤竹浪因風競起
白露蒼煙近水先得幾忘暑之爲暑也時而秋也秋
水澄波皓魄散彩八月之望青雀黃龍連檣接尾明
月旣升絲竹並奏于焉漢濱游女洛水神姬解珮遺
玦城頭戍鼓幾與簫管齊鳴堤畔明燈若與星輝並
燦至東方旣明然後酒闌人散何其流連而無極也
迨夫菱芰半凋白蘋已放鴻飛早度落木滿村簫瑟
之氣登高益甚則有增壯士之悲秋而益深閨之幽

怨者已冬則葉枯林瘦溪流村舍歷歷可數當夫雪
滿亭臯冰深洲浦憑高一望千里同色好事者乘舟
載酒放乎中流陟乎危樓於斯時也煙銷雨歇清絕
塵表澄景凝寒骨竦神慄問青女于寒梅訪素娥于
明月彷彿乎身在冰壺之中足陟廣寒之庭斯極登
臨之勝事而四時之氣備矣若乃湖光瀲灩四圍若
一天鋪水底鳥飛鏡中地不過十餘畝而樓居高曠
幾于憑虛御風下臨無地低含萬樹之煙遠送千山
之雨此固鄒枚之所不能稱而顧吳之所不能繪者

也無何而九鼎既移樓臺同盡丙申丁酉間郡侯堯
文許公以文章巨手風流雅宗思欲起而勸建之賦
煙雨樓詩十首都人士和者數百家事有緒矣旋罷
職去至庚申辛酉間郡司馬關山季公以神明之望
兩袖清風慨然以興復爲己任特捐資爲紳士勸不
足則取諸罰緩鳩工伊始旋又奪爵去嗣後當事者
踵二公之志加意整飾而煙雨樓漸次告成遠而望
之巍然者其樓耶白者其壁而丹者其戶耶然而方
者變而爲濶矣四牖者變而爲二牖矣通軒四周今

變而一樓之外無餘步矣波迴瀾繞四面俱受今變
而有南北無西東矣嗚呼今之變者非一茲樓寧能
無變也而且林乏啼鶯之樹山無米顛之石或者其
有待耶樓之旁東構小普陀西起仁文書院意者欲
借人文之慧業廣士女之福田香煙雜遝以復至于
盛耶余猶及覩其盛時也故記其盛不記其衰所以
志感也嗚呼煙雨固依然無恙乎而樓之規模布置
與其水陸之種植隔岸之池亭猶如疇昔之日否也
我將起煙雨而問之

觀海市記

懷應聘

舊傳海鹽邑離塘七十里尚屬縣治一旦爲颶風巨
浸所徙以故天朗日瑩時往往聞海中鷄犬雜作聲
又時結成海市村郭樓臺出沒隱現其說載在佚史
中余生長檣李習聞有海蜃之說思欲一遇以慰我
目然竟不可得披閱古文讀文忠公東海碑記不過
几案間作虛空想癸丑歲仲秋日辰刻發棹薄暮抵
鹽寓于城南去海二里許聞潮聲震耳乃急登捍海
塘見水去岸尚五六里南北諸山俱不見惟遙見暝

煙混合波光微明而已詰旦天靄宇澄風微波平始
登樓望海見漁筏數處隱見波面晨潮忽來長風擁
之水不及岸巔僅三四尺時土著人指點南一帶秀
峯爲秦駐諸山東北爲乍浦城連海中龍湫黃盤諸
山黃盤在陳山東忽焉海底煙飛蓬萊氣吐見海中
有浮圖長三十仞白雲滃滃從之初謂絕島所有未
之奇也已而石塘闊沸鹽官人皆走且呼曰海市矣
海市矣翹首視之黃盤山現一塢影層級可數陳山
現一大城雉堞參差壯麗偉觀又見獨山現一關塞

旌旗閃爍飄颻摩盪瑟瑟若有聲俄而黃盤山又現
爲杯竿爲旛幢爲盤匱陳山上又現爲村郭爲竹樹
爲洞壁諸山或開而遠或連而合而海中縹緲又時
見芳洲煙樹画舫蘭橈未幾赤壁矗起甃城剝落若
堵墻少間色變白黃盤之東南又現危樓數十間巍
然陡起重簾三壘憲樞玲瓏忽蒼煙飛來複閣盡沒
而修竹萬叢松栢槎枒層城睥睨橫亘異狀煙盡樓
脊漸出頓還舊觀復有長橋出于水上隱隱歷歷車
馬無聲樓船旗幟似有人隊介而立其餘若鼎者鑑

者幡蓋者盤盃鎗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俄或淡
而似遠倏或濃而似近久暫遲速升沉巧拙雖有摩
詰在旁不能爲之彷彿萬一也總而計之陳山其都
會也獨山其倉囷也黃盤山其陳天球鼎呂處也乍
浦其附庸城也黃盤東之小山其材木禽鳥藪也橋
山其徑行津也高樓其別墅也大小舟其所乘泛航
也煙樹其圃園也秦駐其菴廬也昔人登北固金焦
便縹緲有三山凌雲意何期此十洲三島一日俱在
几席眉睫間亦觀海者之至樂也自朝暾以至大舖
後將永日都人士觀者億萬計咸譁爲罕覩以爲此
海市或數十年一見或數年一見有自髻髻以至黃
髮未得一見者卽見亦不過俄頃如電閃逝茲何以
光怪百出令人應接不暇此固一大奇緣也遂援筆
爲之記何可勝道良以年代久遠基趾廢壞有變焉

爲文時... 城也黃盤東之小山其材木禽鳥藪也橋
光對百出令人熟遊不期此固一大奇緣也遊對筆
邊未許一貝皆哨貝亦不盛於取收雷閃遊遊以
或市如樓上平一貝如樓平此貝自尋鞋以至黃
遊深派日滯入士購香餅萬情如鞋爲深購以爲領

梁昭明讀書園記

懷應聘

古之達人情必有所寄托意必有所耽尚故所居之
地或在通都大邑或在名山喬嶽或覽勝江海之濱
或寄跡林臯之下其爲古蹟遺址不知其幾而湮沒
勿傳者何可勝道良以年代久遠基趾廢壞有變爲
第宅者有棄爲長林豐草者有營建古刹浮圖者如
梁太子讀書園亦其一也史稱昭明在東宮時有書
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爲晉宋以來所未有且
性愛山水築亭館於五圃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而

不及是園今考其地則在古禾之桐溪昭明嘗讀書
于此此園之所由名乎夫古之爲園者不一梁孝王
之兔園漢宣帝之樂遊魏武之芳林晉武之華林竇
太主之長門宋孝宗之玉津大約上睇雲物之青下
窺泉石之勝美卉嘉木蔭乎修原珍鳥游鱗縱其飛
逝崇岡峻嶺以爲登臨複道通衢以爲馳逐桐之地
無一焉東則爲武原武原有大海之壯濶西北則爲
吳興吳興有震澤之曠濔西南則爲西陵西陵有山
湖之秀麗桐之地又無一焉不知善乘者不必驂駟
善割者不必干將善遊者不必名山大澤况乃圖書
鉛槧卽斯園之雲物泉石也春誦秋絃卽斯園之鳥
魚卉木也左休文而右彥昇卽斯園之崇岡峻嶺也
朝著述而夕討論卽斯園之複道通衢也萃經典之
微言卽斯園之大海也集子史之芳潤卽斯園之震
澤也詩賦之盛詞章之艷卽斯園之山湖也噫所以
爲園亦備矣獨怪世人于遊觀之所咸過而問焉古
人講德問業之堂則置不復道豈以地隘隅偏不足
稱述耶夫表章遺蹟學士之高風憑吊芳踪雅人之

深致斯園也雖不變爲第宅不棄爲長林豐草然已
爲古刹浮圖矣天下後世不以爲古刹浮圖者幾希
我于此惡能無記

新建小普陀記

懷應聘

普陀山在南海中上有觀音大士殿宇鯨窟蛟門風
波險惡且國初海禁甚嚴二十餘年之間無一人敢
朝禮大士者吾禾煙雨樓自遭兵焚之劫向之曲徑
迴廊繁花修竹小山堤柳俱不可問行人過客從舟
中遙望之惟有兔葵燕麥蔓草荒坵而已余一日與
陳子道升語及之因相與謀曰南海普陀久奉嚴禁
進香者莫敢往焉吾南湖爲一郡之勝境而煙雨樓
又爲一湖之勝境與其棄爲廢址孰若築菴于其上

望大士像令禪侶司其香火則人之朝禮者必以爲
便而競往焉倘有大力者出資創建之未必非此樓
復興之兆也謀既定余與道升首倡捐助衆力繼之
鳩工庀材刻日告成雖無金碧之輝煌殿宇之弘壯
然亦足以點綴荒冷圖南海之小景以解嘲矣名之
曰小普陀陳子屬予爲記予則何以記之今且以南
湖爲南海而煙雨一丘屹峙水中央非普陀之山乎
菴中有大士像非山上之觀音殿宇乎湖中風帆往
來其卽海客估舟之檣櫓出沒乎白鷺青鷗飛止洲

渚其卽海鵬爰居之高騫雲霧乎湖流春暖潛鱗起
躍其卽鯤鯨之露尾揚鬣騰波狎浪乎遠浦疎林高
高下下其卽海島之螺子青蠅參差水面乎湖邊樓
閣素壁朱欄其卽海市蜃樓變幻隱現乎籠煙幔雨
樹色迷離其卽海外之黑霧黃雲蠻煙瘴雨乎漁舟
欸乃其卽海中之編筏乘潮捕魚而返乎菴中梵唄
與啼鳥之聲相聞其卽普陀鐘鼓與海潮之音相應
乎凡此皆煙雨一丘之勝槩而小普陀皆得而有之
者也夫鑿尋丈之池以貯水不可謂之非水築一卷

之石以爲山不可謂之非山植盈尺之木以爲林不可謂之非林種徑寸之草以爲卉不可謂之非卉天下之物何大小之有哉因其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吾烏知南海之爲大而南湖之爲小耶吾烏知南海之普陀爲大而南湖之普陀爲小耶吾於大中見小焉亦於小中見大焉則南海也南湖也普陀也小普陀也一而已矣

遊白蓮寺記

懷應聘

從來名山絕境必有招提古剎錯綴其間以踞天下之奇勝令人流連不忍去若樵李皆平疇廣野無山巖之雄麗可以寓目然泉甘而土肥氣清而水秀人知崇禮三教故梵林佛宇往往碁布焉龍淵真如峙其西東埵白蓮崎其東其峙于中者如楞嚴金明水西皆最著然諸寺俱在城邑近或負郭卽稍遠亦有車馬往來風帆相接故遊者駢集惟白蓮居城之極東地近村落荒涼寂寥寺僧簡靜淳朴不數數以談

經說法孟蘭聚衆之術傾動士女以故都人士未嘗
過而問焉視之遂如他鄉別境良可異也乙丑孟夏
趙子武昔膺 天子簡命督學閩中余偕同學諸子
觴而送其行是日也薰風微扇天氣清和扁舟載酒
欲登陟塵表放遊霞外如鴛鴦兩湖勝地所在都有
然數見不鮮無足遊騁于是順流而東至白蓮面長
流夾石堤旁無民居寺前有會龍禪院屹然水中插
其左臂如侍衛側立而白蓮儼然南向臨之僉曰此
可遊也舍舟而登焉流水斷絕板橋接步山門殿宇
俱不甚高體構殊古僧房列其左右叩門而入僧出
迎客多樸野之趣門外竹樹稠密新綠可愛庭中藤
花草卉隨意開落風氣迥異直似他鄉別境者諸子
樂甚或倚樹或坐石或箕踞蒲團上劇談縱論雖言
人人殊而興會則一良久登舟而夕陽已西矣今日
者雖無金罇琥珀之華歌扇舞衣之艷然而同志數
人追念平昔忘形吟遣窮達遊陟上方一空諸有已
而移舟設饌濁醪盈尊野蔬雜進或劇飲或不劇飲
各盡所懷而客主俱醉斯亦友朋之勝集矣余因念

諸子年少時各以文章相雄長自謂青雲可立致而
今老不堪用獨趙子以經生成進士歷金門上玉堂
乘車戴笠有同霄壤然而一登皇塗此身卽爲朝廷
所有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欲與白頭故人同爲放浪
之遊可多得哉今趙子行矣吾輩舉觴而屬之曰兵
刑錢穀皆俗吏也公佩斯文正印爲八閩司衡品藻
士林主持文風至清高矣公知 天子命公之意乎
趙子受而飲之曰知之再舉觴而屬之曰閩地濱海
海中多海市蜃樓光怪百出能蝕文士之錦心繡口
公能以清風掃之乎趙子受而飲之曰能又舉觴而
屬之曰閩經喪亂人才荒失公必如昌黎廬陵振敝
起衰品騭甄拔一以秦漢爲程式庶他日傳臚唱名
有五色雲見者必出自公之門下也願公毋忘白蓮
寺之言趙子又受而飲之曰不敢忘遂援筆而爲之

記

不聖其像而禮
於此式感也

寺之言猷于又受而增之曰不嫌於對筆而為之
 有正也雲長昔必出自公之門下也願公毋以白雲
 致衰品劉瓛對之以秦冀為對左惠以日對蠶思
 蠶之曰聞繇夷謂人本荒夫公必收昌黎蠶對對
 公前以清風赫之乎猷于受而增之曰前又舉前而

重建關帝廟記

懷應聘

古之舍生取義沒為明神者多矣而漢前將軍關公
 為最著公廟祀遍天下山陬海澨靡不庇飭即愚夫
 愚婦咸知敬信而崇祀之嗚呼公之義烈震動天下
 萬世一至此哉其正直之節壯勇之氣彪炳史冊奚
 待廟祀而後顯乎然而思其人不得不塑其像而禮
 之丹楹刻桷而嚴奉之以為公之威靈於此式憑也
 云爾人之愛戴欽崇於此致敬也云爾故凡郡邑中
 自古刹梵宇而外亦有建立他神祠廟者然迭有存

廢而公之廟則有興而無替如我禾城建廟大小不下十餘所而殿基灣其一也灣之間向有公廟歷年多矣近以棟樑朽壞日漸傾圮余族侄孫子敬自幼棄家爲羽流道心甚堅偕徒陳夔靜同發至願重復募建余與里中善信諸公共襄其事所用材料幾何工匠幾何食費幾何戊辰年冬月而始事庚午年秋月而告成其規制其巧鏝屹如也煥如也說者謂公之廟彰著於郡中者皆歷歷可稱奚必於殿基一廟之爲兢兢余曰非也殿基灣在北關之外地通大塘爲蘇杭之要路凡仕宦之所經將卒之所過估客商販之所歷東西南北之人來者去去者復來日不知其幾倘有邪心生焉或者觀公之精氣靈爽廟像赫赫則畏懾恐懼而寢其邪心未可知也是茲廟之興復不爲小補矣嗚呼漢末羣雄並爭如蝟毛而起皆惟利是視士不北走魏卽南走吳耳公獨能以義自立識帝胄於草莽之中委身事之雖顛躓撼頓不以死生利害二其心如水之萬折而必東也當是時蜀最弱而公則鬼視曹操鼠視孫權兩人畏其鋒而不

能奪其節於是陰謀以害之忼慨殉義視死如歸則公之精忠血誠蓋篤於道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之一生本末見于陳壽三國志尤詳于元朝胡琦之祠志而史臣但稱其以萬人敵爲國虎臣亦出于愛僧之口哉。

楞嚴梵受兩寺齋僧記

懷應聘

飯僧古無有也自後漢楚王瑛納縑以贖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尙浮屠之教其還縑以助王伊蒲塞桑門之饌而佛祖西來名藍肇建白馬青龍之寺興於漢魏則飯僧殆起于中古乎夫聚天下不畊而食不織而衣之人使之仰食於民間其勢固有所不給矣在彼雖有叢林接衆之法然豈能神爲運而鬼爲輸哉其實皆取之于民耳若以儒者之法論之則人其人而火其書盡驅而農之以自食其力然後可然先

王有柔遠之經爲之立鄙食以守路以供遠人之乏
困今天下之僧雖在四民之外爲王政所不及然以
先王視之皆吾民也令先王而在今日其教旣不可
去而髡者不可復髮亦必設法以安之必不禁絕其
飲食而使之轉徙於四方也况彼佛之教時時以因
果之說勸天下以爲飯僧之功可以得長壽祈智慧
種福田柔其說以導夫樂爲善者不願者不強也亦
大異乎世之力取而勢劫者矣而因果之說亦往往
有之則雖取所餘以贍其不足何不可之有余當知

非之年慨然念及於佛門之尙清靜戒貪嗔忍性息
爭五蘊皆空四大非有間有高僧老衲演爲格言以
發吾儒之所未盡澹天下之欲平彼我之情其教亦
人世所不可無當其雪山修道乞食化城卑其身以
接引天下之愚夫愚婦人之信之雖使堯舜秉鐸孔
顏戶說未有若斯之速也且諸僧之苦行甘淡良有
人所不易及者何惜擔石之粟而不一飽之乎張子
孟高皈依蓮教歷年最久發願齋僧萬緣相勸同志
余爰於楞嚴梵受兩寺設伊蒲之供滿千爲願彼苾

韃竹杖一瓢一笠中豈無雪山修道乞食化城其人乎卽不然而衆生之性卽佛性衆生之體卽佛體以爲齋僧可也以爲齋佛亦可也與作片時之緣豈先王之法之所禁而通人之所刺繆者哉若曰藉此以求福與壽則所持者狹而所望者奢雖愚者亦知笑之矣

重建十八里橋記

懷應聘

古之橋梁國政也今之橋梁民事也徒杠輿梁之制自周已然國語曰水涸而成梁故昔之建橋梁者必擇農隙而出公帑以從事小民但知出力而已自古法蕩然卽修城郭築塘堤其費皆取諸民間而况謀利涉通關梁其肯以一絲一粟卹其道路往來之艱乎嗚呼先王之制求其存什一於千百而不可得矣我嘉水國通津虹梁蜃構所在碁置其興廢修建皆民力也國不與焉十八里橋其一也橋在郡之東跨

塘南北橫亘數十丈去城一十有八里以此得名蓋
會龍之鎖鑰而當湖之要衝也橋之剏建厥惟舊矣
歲久傾圯遂至中斷石沉水底觸舟碍楫行道者窘
步鼓枻者浩嘆問渡水濱日凡數十百輩嗚呼乘輿
濟人子產貽譏而今亦不可得矣望其軫民艱按古
制設法興復其何日之與有余族一支世居橋之北
近有瑞林順湖兩公老成練達里中推重因見行旅
之苦發心重建廢產捐貲踴躍首倡然以獨力難而
衆輕易勢不得不出於募于是擊梆開疏立簿分單
不計多寡惟力是視庀工料材僅完其半適有雲棲
老僧桂一偶過其地見往來之輻輳工費之匱乏矢
願立關勸緣以三日爲期進關之日善信歡呼如期
施捨立得五百金于辛酉歲三月而橋遂成規制宏
壯柱礎深固中列三星如出水之半月如飲川之彩
虹老稚有安行之樂民庶無病涉之悲功雖足紀而
力亦殫矣况如蘆溝洛陽長虹落星其爲力且什伯
於此原其初非國家發帑金而營構之維彼小民豈
能助其萬一哉余喜其橋之成而瑞林順湖首倡之

功不可沒也是用序之以誌其事

重建吳老橋記

懷應聘

樵李爲東南名郡而鴛湖當樵李之城南環鴛湖而居者煙火數千家闐闐鱗次湖之北有東西米市望衡對宇商賈駢集稱沃饒焉鴛湖之分流直出於東西兩市之間而北趨於城之南濠者帶水之隔彼此相望而不相通非可以徒步涉也爰有如虹飲川如月吐規而鎖其上者名吳老橋有是橋也東西南北之人攸往無不利焉然則是橋雖非落星長虹之比而控五達之要道者所係豈小也哉橋初自元之至

正間歷三朝而再圯於兵火至今蜿蜒猶存第歲久
傾壞行者患之里中沈子百城石子臨初等偕發誓
願謀所以鼎新之因而分卑互勸立法程功時上而
喜助者有若驛憲李公下而喜助者有若里人吳佛
子夫李公以水蘂之操歷巡方諸要津衣被斯民功
垂竹帛其慨然捐俸固其宜矣至若吳佛子以胼胝
而得之錙銖而累之乃輸誠恐後以爲將伯之助豈
昔日之橋有吳老者勸建之而得名佛子其苗裔耶
不然何前後姓氏之相符也以視今之士大夫與夫
素封之家膳膏粱營田舍擁姬妾以自娛者其相去
何如哉無何沈子謝世石子遷喬余怒焉心傷謂規
模雖具竣事維艱里中有許天生者樂義好勞矢志
完工時有妬斯役者稍加謗語天生日功之成怨之
府也奚足爲慮欣然任以襄事衝寒履水披星冒雨
廣募善信力董匠氏而茲橋遂成工始于康熙戊午
之冬杪終于庚申之嘉平記之以爲爲善者勸考之
郡邑志爲吳老橋而父老爲余言則又曰五老云

今神芝聿生適當先生大耋之年是天錫以無疆之壽而兆其祥作亭以表之其可乎于是鳩工而定其制廣不倍丈高不兼尋素椽白壁不數日而成嘗攷芝之爲類近百種有金芝木芝火芝有龍芝菌芝石芝有雲母芝萬年芝而石芝爲最其爲色則或黃或紅或青或赤或黑或紫或青蓋白莖或白蓋紫莖而紫芝爲最是芝也旣紫且石抽幹分枝文妍理密無根而固不培而堅得天地自然之氣而挺然獨秀於園林之間時而朝霞絢采儼如出水之芙蓉夕照凝輝宛爾芳洲之芍藥淡煙微籠疑仙子之護輕紗積霰未消如白鶴之棲瑤島採商山之秀未足多奇摘王母之英方斯匪美乃天葩之爛熳非人世之凡卉也古人一丘一壑一觴一詠皆可以名其亭曾以石芝之異而可不名之以昭其瑞乎先生年至八旬精采矍鑠如四五十歲且子若孫以及曾孫四世於茲矣天旣與以安樂之境而又與以強固之軀而又加以多男之慶顧厨俊及鍾於一門將破浪冲霄自今伊始所以啓其休徵而繩繩振振未艾也四方之士

咸咏詩作賦以頌揚其休聘也不文從而記之以當
芝房之歌可乎

書吳準菴給諫遊五岳記後

懷應聘

五岳遊昔人有其事矣以余見論同于莊子之寓言
爾及余讀司馬遷史記則實言五岳或在天子之都
或在諸侯之境是大塊間不脫塵壒積培塿而充之
以至于蜿蜒扶輿適然列五而具圖也非真由遼瀾
誕邈若神山海望氣則白雲蓬蓬身至又在水下
云謂其可以趾計而目量也不得以寓言莊子比準
菴公九垓意及六羽頓生御風冷然決起以成鴻濛
之遊也不徒凭藉于濟勝之有具亦非牽縮于資斧

之得朋蓋緣前時解組絕去衣囊之嫌近事懸車已
無魏闕之戀心胸不挂一岳是以能撰志探幽于五
岳也不爾班生之廬望洋而返久矣客有嘲公者云
鹿門已過柰何而不做龐公之深入是望賢者太過
也于是乎書

禾郡咸集徵文引

懷應聘

嘗聞球圖異寶俱爲天府之珍杞梓殊材咸備王居
之構故水雄百谷澗渤襟帶江淮嶽鎮四維恒霍控
聯嵩岱惟利見之聚正萃有攸亨斯于野之同人貞
無不吉粵惟嘉禾名郡寔爲古楊輿區牛斗星分金
箭發山川之秀東南美聚筦絃抒嶽瀆之靈是以奕
代之文風主持海內累朝之人物冠冕中原邇因文
治之益隆更覺心燈之愈炳言雖異水爭飛白鳳于
甘泉筆卽非秋競躍玄龍于繁露長水固文獻之淵

源金科方振樞李尤藝林之都會木主猶存魏里江
東獨秀瑤笙寶瑟如聆天上簫韶武原大海廻瀾蜃
市蛟門共駭雲中宮闕當湖挾弄珠之勝浮金耀碧
萬寶爭輝語溪振傳貽之宗刻玉鏤瓊群峯競秀甌
山爲爛溪所繞梧桐維威鳳攸棲以是質被九苞枝
亭百尺此皆方州爲之引領薄海在所遜心者也弟
等生同鴛渚晨夕幸有素心長締鷗盟動靜俱懷至
性文成二帙每思驛騎于通都功殫三餘矣欲會同
于上國雖栽籬插槿不敢自設叮咛然報李投桃亦
復聊稱邾莒用藉小昭之咸集擬勒震且之鉅觀伏
願廣錫瑤章天漢織朝霞之錦弘披蕊笈滄江貫夜
月之虹崇代文章預定經國之大業千秋氣誼肅堅
麗澤之小心載馳載驅無負輶軒之使三爨三沐佇
延剗刷之登行將石破而天驚奚啻山奔而海立謹
啟

或階佩之登汴泚不迺而天驚奚普山奔而新立豈
匪華之小小薄蟬薄蟬無負醜神之劫三巖三水守
民之理一升文章寶宏豈園之大業千劫前前蕭望
應與應經章天災難障靈之能及此誌艾食以貫亦
夏咽蘇淋喜用蘇小韻之為集謝博靈且之驗購亦

募建文昌閣初引

懷應聘

人間科名之籍歷代相傳實司之梓潼尊神故習儒
之家咸崇奉之吾禾城南湖濱舊名云梓潼滙蓋其
地有梓潼廟因而得名且禪宮仙院禾中可千百數
梓潼之神無端祠惟城南有之故不惟名其廟并名
其地無何鼎革廟火于兵夫廢興天數也何有于梓
潼一隅况文昌豈可以責武夫健卒哉未幾守僧與
居民卽其地建殿宇焉問其所供者則曰如來也彼
不知文昌者也無怪也歲戊辰有繼之者復建高樓

于殿後問其所供者則曰三元也彼又不知文昌者也無怪也此無異故蓋由廟近帝屢列屋而居者皆取商賈之財頗饒于貲以此土木之費爲力易而施功多且文昌豈可以責帝井闌闐之子哉獨怪國初開科以來我禾之掇科第而登顯宦者不可勝數有視昔日之頽垣斷壁而思初建者乎無有也有視今日之廟宇重新而問文昌所在者乎無有也夫武夫健卒不知帝井闌闐不知乃士大夫亦曰不知則天下竟無有文昌矣然曰無倡之者也未之春陳子

綍如與余同發誓願度其殿前有造閣基兼臨鴛湖之勝鴛湖上承天目之源一自紫兒灣西至一自硤石山南至渟渚于此望之淼然有汪洋千頃之槩殆文昌之所樂降神于茲以鼓盪衍溢于此地之人文乎于是製頁刻單里中王邁人錢容山莊玉侯三先生手敘募言凡屬弟子咸踴躍而樂助焉相率經始其間將不崇朝而閣且告成夫嘉禾人文之秀固毓于鴛湖鴛湖之秀氣又適鍾靈于斯滙而文昌閣特踞其勝然則閣旣開新此地梓潼之名常存吾禾人

文科第之盛常繼是亦一郡之大有賴者也輿情所
叶共手易成豈待余之勸哉

募建文昌閣後引

懷應聘

辛未仲春三日余與陳子綽如公祝帝誕卽擇吉啟
土鳩工庀材量其廣狹高下計其竹木瓦石度其日
月遠近凡一切銅鉄采漆與夫工匠所需饗餐所費
約數三百餘金斯時上而薦紳下而衿士俱書諱領
單今數月于茲矣而按其所入僅得三之一余與綽
如各捐數十金不足則質物而償之又不足則轉貸
而給之向之領單者始未嘗不濡毫登冊欣然樂助
至今無一人應者豈借其空名以爲重耶抑實不知

有文昌耶木客索價甚急余束手無措忽綍如之室
楊夫人者立捐篋中所藏六十金以與之嗚呼此真
女中丈夫哉夫巾幗女流世人咸以爲怯懦吝刻者
也乃輕財好道如此忼慷無所繫戀如此此未嘗屈
首受書也又未嘗從科名中來也聞富貴者之風祇
供其撫掌一笑耳夫富貴之流幼讀孔孟之書長列
衣冠之林豈不知文昌以七十二世之修持爲億萬
千年之啟佑理學從茲而興勲名籍是以起何竟遇
此勝舉置若罔聞坐視余之拮据而莫救焉此真吾
道之叛黨而文昌之罪人也清夜之間撫心自問儼
然士大夫曾巾幗之不若不亦大愧于中乎今閣已
成矣憑欄而日月臨軒倚檻而風雲入座右顧則真
如之寶刹可攀南望則鶴洲之島嶼可接湖光潏灑
烟舍萬頃之波樹影叅差綠暎千林之色一閣立而
全湖盡爲之有斯誠文明之氣象而風景之殊勝也
仲秋二日帝君升閣而正位士民瞻禮萬衆懽騰咸
喜梓潼滙之得復其舊觀焉茲役也將茶卒瘁余與
陳子心殫而力瘁矣記之者不敢言功敬告無罪云

文昌化書引言

懷應聘

圓圓者機對境雲行川逝故故者新何愁石爛松枯
 但變鼠肝則遞下改女子為不祥元君法藏妙有化
 書其化也初鼓大鑪范出金銀銅錫其化化而不化
 也一收間氣混淪虞夏商周讀此編無復語怪老子
 雞窠定應抱胎出樹鑽是卷別現神通三香皂角自
 然一粒回生是惟立德不沉泗水方知為善可聳于
 門十六字心傳之後誰為副本五千言道德之餘斯
 當秘笈梅嗟似少譚塵儻父敢進說鈴

文昌原降籤引言

懷應聘

大衍四十九竒于歸劫帝籤三百六備在周天小叩
亦鳴原有甲先辛後昆從來卜不勞筮短龜長元君
子弟皆才宮商叶而得句洞霄書佐能文蚪蚪合以
成采江東好用隱語事後燃犀蜀西直闡微言簾前
立雪昔年神降鏡赴夜蛾新閣編摩燈傳白日太人
占之先幾預識曾沙君子翫焉卽事不逃身毒果抱
至誠而來可掇明月以去



